

◎王毅

经受过“打倒孔家店”的教育，又经历过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对于孔子或多或少存在某种怀疑和偏见。只是近年来，国学热渐渐掀起，孔子学院在全球雨后春笋般建立，深深地触动了我，使我有走进了曲阜认识孔子的愿望。

金秋十月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来到了曲阜。

我们入住的是东方儒家花园酒店，一进酒店大堂，只见身披绶带的迎宾员恭立红毯两侧，两名古装女子弹奏着悠扬的迎宾曲，一名迎宾员引导入住的宾客，走向红毯的尽头——大堂中央的孔子塑像，躬身致敬。孔子塑像的下方镌刻着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这一名言。这小小的仪式一下让我们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魅力。

因为没有预订，宾馆里不供应晚餐，时近晚上8点，我们饥肠辘辘，只得找到外面去找吃的。初来乍到，加之夜晚，找一家饭店还真不易。进城时看到过一家闪烁着霓虹灯招牌的饭店，却不知如何走。

正在街头茫然四顾，忽有三辆三轮车迎面而来，说可以带我们去。我们求之不得，一问价说是每车5元。价钱倒是挺便宜，不过我们心存警惕，问：“到底是每人5元，还是每车5元，可要讲清楚啊？”

“当然是每车5元呀。”每辆车可以坐两人。

我们还是不放心，“说话要算数啊，别到了地方，又说我们没听清楚，得每人5元。”

“嗨，怎么会呢，这里是孔子的家乡，礼义之邦，讲的就是诚实守信啊。”

这下我们才同意上车。车不够，他们立即用手机招来了两个同伴。于是，我们坐了5辆车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车行不远，领头的三轮车夫说，我们要去的那家饭店不好，还是改道去别的地方，由他们帮我们挑一家好饭店。我们一听，心想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——不是变着法儿要加价么？于是，一口拒绝；去老地方！

终于到了“老地方”，却让我们傻了眼：这家饭店因为生意不好不开业。

“没骗你们吧？怎么样，还是返回去，给你们找一家好的。”

我们无可奈何，只有同意。“可是这车钱怎么算呢？要加价吗？”

“不用不用，说好了多少就是多少，我们得讲信用。”

这个“曲阜五车夫”的故事，给我们上了儒学一堂课，也成了我们口中的美谈。

第二天清晨7点多，我们赶着去孔庙，先是观看了“开城门”的仪式，然后，进入孔庙参观，10点钟有一场祭孔的仪式——我们来得巧，今天刚好是曲阜市举办的“百姓儒家节”的开幕式。两场仪式都是古装古乐，庄重肃穆。

据报导，曲阜的“百姓儒家节”为时一个月，曲阜市下辖的四百多个村子，每个村都配备了一名讲师，宣讲儒学。当地政府如此有力地推动儒学，“五车夫”的故事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去曲阜游览的主要景点，当然就是“三孔”了。“三孔”是孔庙、孔府、孔林的总称。“三孔”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以后又被联合国列为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。

孔庙，始建于孔子死后第二年，是由孔子的故居改建而成。据说孔子生前生活清贫，居所只有三间草房而已。自西汉以来，历代帝王对其不断加封谥号，孔庙不断扩建，规模越来越大。因此，孔庙成了中国现存最为著名的三大古建筑群之一，其余“两大”则为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。这也足见其历史地位了。

孔府，是孔子嫡系子孙居住的地方。历史最早的记载是汉元帝封孔子十三代孙为“关内侯”，赐“宅一区”。但是随着封号的不断提升，孔府得以不断扩大。孔府占地7.4公顷，九进院落，有古建筑480间。

孔林，占地三千余亩，是孔子及其家属的专用墓地，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、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。这自然也是拜历代君王所赐而享受的特权了。

孔子死后的哀荣层层加码，绵延不绝。然而，孔子生前的人生道路却充满坎坷。他51岁才做了鲁国的官，因受排挤而离开。55岁那年带领十多名弟子，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，几次陷入绝境。68岁重回鲁国，终不被重用。五年之后，73岁的孔子，扶着病体，倚门长叹：泰山要倒了，梁柱要毁了，哲人要像草木一样枯萎消亡了。郁郁寡欢而逝。

哲人虽逝，但他的学说死不死。非但不死，而且被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孔子的思想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心理、品格和思维方式，成了炎黄子孙的胎记和基因，就像你我的黄皮肤一样不可改变。

上世纪之初，人们曾经担心，儒学是否会阻碍现代文明的建设，因而对其加以怀疑和排斥。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儒学倡导的社会和谐、天人合一的思想，在今天更突显其现实意义。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，得出一个结论：“人类要存在下去，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，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。”

曲阜之行，是我的解惑之旅，也是朝圣之旅。



奔跑与缓行

随想曲

◎北燕

早晨，我是奔跑着生活的，当我疾步飞奔在去学校的路上时，我的脚步匆匆，每次走过镇棉桥，右边望去，桥边的柳叶随风飘荡，心里不由得赞叹着：真美！但我来不及驻足观赏，而是加快了脚步，大步流星向学校奔去。但是我的心里是暖暖的，尤其是晴朗的早晨，看蓝天白云，沐浴着清晨的阳光，我的脚步更加轻松。当然赶到学校后，我就要马不停蹄投入紧张的战斗中去了。每周的一、三、五，都是早读加一两节课，当我终于上完课坐到办公桌前时，我已经消耗完了大部分体力。

傍晚，我收拾好东西，不紧不慢，悠闲自得地在校园里慢慢走着，嗅着草木清香。当再次走过镇棉桥时，我会停下脚步，站在桥边，看桥边的柳条。柳条离我那么近，一伸手就可以触到，桥边的路灯已经点亮，远远望去，流光溢彩，而在不远处，就是我的家，我甚至可以看到我家的阳台，那美得令人窒息的诗句涌上心头：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是的，我们需要风景，需要梦，需要慢慢而行的生活。

曾经在我人生的长河中，有一段时光，从

早晨到晚上我都是奔跑着生活的。早晨我飞车到学校，有一次一位男同事看到我骑车的样子，他这样评价：你和你的小自行车像一道闪电从我身边闪过，太可怕了！你这样骑车哪像女人啊，比汉子还汉子！我心里想：我如果淑女样子骑车，那我每天就不能七点十分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了，先生存，再优雅吧。而到了下班时间，我依旧不能慢慢而行，我依然要奔跑着到菜场买菜，然后奔跑着回家做饭……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女儿小学毕业。女儿进入中学后，我再也不用为她准备晚餐了，从此我开始了奔跑和缓行相结合的生活。

人生，既需要奔跑着的生活，也需要慢慢而行的生活。年轻的时候，追求着知识，追求着事业，那时的生活是奔跑着的，那时的你不知道疲惫，只有因“快”而“乐”的激情，只有“随风飞翔有梦作翅膀”的浪漫，只有一夜春风跑出的繁花。而到了中年，蓦然回首，你突然发现你在人生的路上奔跑得有些疲惫，你更愿意过着缓缓而行的生活，你学会了放下，学会了欣赏。于是你开始慢下步子，嗅一朵山茶的清香；你开始静下心来，写写“慢慢成熟”的感觉；你更愿意回过神来，和你亲爱的家人一起在宁静的夜晚看星星，体会慢下来的时光……

某先生啊，某先生！

微视角

◎江泽涵

我曾因一次机缘，和七八个像个人物的人共餐。那会儿，我才上高中，还是个孩子呢，只管吃！此外，听一些，看一些。

这类人聚在一起，话题是跑不远的。某先生是个例外，他不怎么交流，倒爱和我闲话，我也一点都不反感。他开了一家小公司，注册资金还是大学里拼命打工挣的钱，但如今似乎很不景气。

某先生也喜欢逗人，自带了几分浅浅的憨。“你可真有意思！”见大家被逗乐了，他会说：“真好玩！”却故意把“zhēn”念成了“zēn”。若讲到一处较为惊险的，他又说：“吓死了！”

这顿饭，我感觉大家吃得特别愉快。散席后，有个叔叔问某先生的年纪。

“二十九。”

“哦——”拖得老长了，“我还以为你就比他大点呢。”说着，指指我。

某先生呵呵一笑，搔搔后脑勺，“小家伙，再见！”我也挥挥手：“再见！”

“幼稚！”“低俗！”“没魅力！”“没气魄！”“没档次！”某先生告辞后，他们便有了如上的一串评价。

再会某先生，我已读大三了。某先生一成未变！而且相了无数次亲，还是一次未成。

“我不急呢。”他说。

某先生是个心地不错的人，我想。我竟有些替他担忧起来。我是不是应该劝他些什么

呢？终觉不便说出口。

我和某先生的缘分着实不浅。我工作的第一年，我们又偶遇了。这一回，他牵着了夫人的手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淘气。

老男人终于成家啦！

朴素、端庄！这是我对夫人的第一印象。吃了一顿饭，道别的时候，我只想到一个词来形容夫人：耐看！

近日，辗转听到一些关于某先生夫人的事，然后带出了某先生的一些事。

他夫人有个认识的姑娘——原是和某先生相亲的。他夫人则被邀至邻桌察言观色。

回来后，姑娘说：“他嘛，他嘛！”他夫人却说：“这个人你要把握住！”姑娘笑笑，便没了下文。

于是，他夫人约见了某先生。至第三次，他夫人表白了。于是，就有了后来的姻缘。

他夫人到底相中了某先生什么？很简单，某先生根本就不简单！

所谓小公司，到后来只是个幌子，背后做着一家大企业呢。十年间，挤掉的对就有四十几家（有两家还是我们当年一起吃饭的），一切悄无声息，竟连招架的余地都没有。

再说他夫人，一个很普通的女人，无论相貌，还是家境。凭某先生的财力，可以挑到比她更好的女人。假使肯一展自己深沉的一面——在很多人看来，深沉确实是众多风格中魅力最显性的——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呢？

然而，某先生为什么不那么做呢？